

養
素
堂
文
集

養素堂文集卷八

張威峯
樹介侯

記二

南谿縣修文廟碑記

稽自麟書吐後道衍素王天秩人倫萬古不夜降及列國
嬴秦角力膠庠遂廢仁義爲桎梏詩書爲灰燼聖學殆歇
絕矣漢興崇儒幸魯牢祀太學槐市子衿莘莘褒成封侯
厥廟以立歲時修葺重于甘棠觀鍾離意之獲璧知非物
于永平或謂始自梁天監者妄也我朝

列聖相承

文德誕敷景運鴻鑠聲教重熙凡聾耳奇肱之區拘纓歧舌之國莫不束髮襲帶弭志黽宮益州之都會昌建福井絡躡曜江漢炳靈文翁揚化舊存石室蹟斯古矣南谿爲叙郡屬縣城北鳳凰山勝朝建有

聖廟屢經兵燹鞠爲茂草迨乾隆己酉徐令繆地肇遷城內厥基墮迫又隣聊市歲月遞嬗又將榛蕪毗陵胡君蒞此臺剏利興封蔀晏如乃布絃歌戶比鄒魯釋奠之次仰瞻榱桷俯眎几筵心焉熟軀思欲新之至己巳時和年豐人士樂業爰釀金相地揆日庇材于是冬鳩工迄辛未夏告竣澍適攝篆此邑鑿鐘落成猗禕哉義堂宏敞經肆紓

繁重鑾霧宿榮題風清依倫嗣絲竹之音弄彌執丹漆之器鐘律蜀弦靈粢謫梨誠足以棲止神靈垂永金石也已

興文縣修文昌宮記

戴匪精禋廣堪皆是金鋪玉域煥若神居良以反嗟離宮典秩秩命聚精揚紀天象炳然也獨興文界在蜀裔賓輒穴叢娛剗樸墮靡有闕宇祀典闕如乾隆三十九年縣令潘敬蒼因會有儲資囑監生石游宏契地立廟奉薦血脣嘉慶六年

制詔天下州縣皆建宮用享以祈厖釐邑令路雲瞻念基址庳陋艱牲牢縣鐘磬局無隙地不足昭誠恪也遂庀材

起殿式廟具瞻工未竣去十五年楊令迦懌履任以前方
嚮未協憤改修之捐乃廉俸餽貢生石銓廩生張廷拔生
員肅應智董督其事旋以泉布告饑復令貢生童雲涵等
募照襄助洎余署篆已閱五稔矣而土木始畢雖未能巨
麗廣敞而粢枕端直俎豆聯瑞廡廊豁闊崕閣嶸魄亦足
以享靈祉而薦鰥綈已余嘉諸子之歛時日以經營累銖
錙而擘畫訢識顛末鷄之后以亟焉奕

玉屏縣脩文昌宮記

今

上即位之四年九塗榮鏡六幕同文猶復崇儒重道加意

菁莪爰允儒臣之請於畿甸首善之區建宮以祀文昌仍
沛綸音飭十三省大吏董率所屬於府州縣各建宮虔祀
茲

頌祝告之詞用妥神靈凡以誕敷文德樂育子衿潛化頑
悍躋治淳熙之至意也歲壬戌余履玉屏任視事後簿書
稍暇廵覽郊坰見屏山東有文昌閣敗瓦飄零殘椽傾圮
將委諸蔓草荒烟慨焉興歎思有以新之以培風脈而地
衝差繁供張竭歷力弗能敷適邑紳士咸欲捐資重建且
謀卜地城內以便歲時用享原任綏陽鄭廣文洪孝廉
文學諸君造余以碑記請且謂余之不鄙奇其地而樂與

敷衽講誥也饗序子弟莫不爭先淬礪思執禮道德之圓
桉轡文雅之場儻更得昌善以啟其牖不獨親炙之不安
咫闊斯有以規於遠大即後來者聞風興起順就甄徇不
至偭規改錯亦所以成埏埴之志也余曰然乃進諸君而
諗之曰凡人之學學爲忠孝而已忠孝根於性生而亦本
於經術黔雖介在荒服文采風流遺遜函夏然漢時盛覽
字長通辨柯名士與司馬相如爲友伯台組歌列錦贍知
贍家之心毋斂尹珍字道真自以生於遐裔未踐庠序乃
從汝南許慎受五經師應奉學圖緯通三才遷鄉教授南
域由是知學孝桓時尹氏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荊州

刺史而應奉爲司隸校尉師生益顯平夸傳寶夜郎尹貢亦有明德歷尚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号南州人士明代如馬氏心菴陳氏五栗摩鑽理嶧克紹關洛之傳而清平孫文恭思南李少參篤學超謐鴻文經世爲時所宗夫以獮狉之中卓然崛起功業文章流芳汗簡而微言懿旨復有以啟後人之靈府豈非聖賢非異人任而學之可幾哉至於精禋邀福謂可以登桂籍而膺仕版非余之所期望也眾曰然工竣遂詮此言以記之

大足縣修孔廟碑記

粵自空桑毓聖靈降蒼精制化握符鴻苞造化乃鯤鬥遡

阻喟感鳳嬉吾道其匏瓜矣洎赤兌龍興麟書立學乙瑛
置百石卒史韓勑造胡輦禮器猗禕哉洵尊崇素王之盛
典也蓋州之都會昌建福自文翁勑石室後世踵修三陽
二陰吐圖出識炳乎其若旭大足爲唐昌州地明嘉靖乙
卯邑令唐君鑿地自東南遷

聖廟於此萬厯乙卯稍事補葺迨

本朝雍正乾隆間亦復召梓程工繕其頽退今

上嘉慶之三年九嬰翦孽三巴肅清諸生莘莘驪思嚙印
有除荆獲璧之心爰於二十一年量力助金擴其舊規而
制度未備亟謀恢更眾情鳬藻次歲即醵錢三千貫雖开

爛弓如之樂施史晨李謙之饒治不甚過也遂鳩工庀材
揆日伐石門闕聳如頻池鏡如兩廡豁以庭兩階峻以祇
大成之殿騫乎特起彷彿覩龍蹲之儀

崇聖之祠儼以鴻溶依備閨笙竇之響桂樹窅窊比乃覽
檀石欄雲矩如游曲阜凡名宦鄉賢忠孝節義之祀罔不
舉卽鹿祖雷洗籩豆林禁之屬靡不周邑人士可謂有違
墮之恩焉余來攝篆適工告竣人士伏請紀厥顛末嘗謂
孔氏之道燼于嬴秦樽俎壇坫干戈載揚元始封襄成以
光祀典黃初舊宗聖爰緝舊章經籍禮樂厥有端倪至
聖朝德邁三五微言大義燦然如新諸生果能襟佩仁義

咀嚼詩書姚姚盛服黝黝禮容卽不必耳聆金絲之音夢執丹漆之器庶接哲于希驥弗絕望于階天矣敬爲之記以勵方來

大足縣修文昌宮碑記

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星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春秋文耀鉤云文昌宮爲天府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春秋元命包云上將建包曰上威若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繕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災咎司中主佐理是貴相司祿與文事相涉青衿之

子鑿肝漚鬱爰褫屢釐詎得爲淫祀哉夫星之爲言精也
精感列宿實降生人如老子火星微子牽牛顏回中台黃
后土星東方木精張良弧星樊噲狼星蕭何昴精鄒壽歲
星星也又或生理不沫反形虛廓如傳說騎箕王良振策
周伯揚燭王蓬兆福星也或者謂牛象冥眇天阿與絕梓
潼之說涉于恢奇蓋惡子跡蜀故牒有徵反腥離宮典宰
秩命靈響赫奕一孔之儒未可輕議其誕矣然余竊有所
感者彼青鸞白馬金刹紺園鏤鴻字如達喫孫相輪于剗
飛豈真卓錫嶽麓味水曹谿爲傳鉢之赤髭踐沙之白足
要皆撫自何充妄希梵福指出許詢精覲仙藍即松壇羽

士協晨鍊師託補三關實昧五練往往借銅靈以栖寂假
火絕以引元不過壽祈耆婆爲杜靈伯觀符生徐甲貌尹
喜起樓此亦猥俗之大惑也今邑生監某人等募眾泉刀
齋心將事漱力經營乘銖擘画粢榦匡飭俎豆舉梨門宇
叫稟奎閣登闕足以妥靈祉而焜爍可謂急所當務矣
聖天子與神合莫祀重精禋

頒發祝辭歲時脩祀有司趨蹻其閒肅恭罔忒不可卜雲
瀝昭回珠氣如弓人文蔚起科第蟬聯哉爰爲之記以志

告成

代蔣制軍成都府重脩錦江書院碑記

嘉慶二十二年冬余奉

命總制全蜀下車後蚤夜孜孜未敢遑寧期欲澄草堦
整消雍且俾吏鏡貪流民衽豐蔀邊徼報平安之火鉗從
銷赤白之丸以上稱

聖天子綏輯黎元訓俗敦龐之至意竊念井絡之墟會昌
建福在爻謹世瓊才駢羅經學詞宗方聞執術溢于道將
之譽陽芬于承祚之耆舊信乎其炳靈載英也今則綴學
之士舞追王齋章上柳津陽城衡之樂經范長生之易注
杜叔和之詩題郭舍人之爾雅眎同覆瓿固能甄綜爲問
長卿值時子雲繡補允南然否衷矣其平且有不能舉其

名者蓋經學之廢弛久矣余以爲擾柔民氣必淵茂士風
儻指歸遺德之學不講則寡廉鮮耻之俗不除急思折釗
序進青衿與之振發新機畝灌舊染以紹赤兌之名賢適
成都首郡暨各府紳士以錦江書院門徑紓曲體制未協
合辭公請冀欲改脩爰即允准捐廉程工而學使余君慨
分清俸司道及各屬吏咸佽貲襄事遂移府學於東書院
之門曩右廻者改作於中以端其向凡講堂學舍賓廨譏
室皆整飭登闈煥然改觀焉考諸圖志即文翁石室舊址
也當曰者下縣子弟招入學官開敏之史受業博士飭厲
誘進齊魯比風厥後文參增舍高旣鐫柱禮殿賴以永存

洎宋時蔣堂韓絳王剛中范成大輩亦復建西學廣齋檻
延廬江之遺緒何期明季兵燹蕩焉灰燼我

朝戡定寰域蓋部敕寧持節諸君皆隨時繕葺加意陶甄
仰體壽考作人之化今茲新厥精舍蓋乃廩餼人士褰裳
鱗萃非吾道昌明之會與嗟虯張收畫像宋恩題名杳不
可復覩矣諸生果能折衷六蓺含咀百家循莊遵忠孝之
譚守李宏金石之志觥觥其氣抑抑其儀騁白鳳之雄才
洗碧雞之浮藻漸摩觀感激厲涵濡儲爲國家棟梁之用
則翟酺楊終之學術馮緹王阜之事功來軫自遁前蒞可
繼若徒取誦說爲也彼客嘲僮約篇章俱在德劍席蓋后

經不存學爲梯榮文爲釣利仁義柱楷道德橘櫟豈余期
望之本意哉

馬邊廳建蓮峰書院碑記

於戲自先王經學造士之法弛聰異者沈溺于旁行敷落
而不知返其淺者役志夫詞章文字不復寤閑心襟貞之
道矣自循吏董董儒術之政廢勤能者殫慮于催科簿書
以希上考其陋者竭力爲突梯脂韋不復知作人養材之
理矣即使地處殷殷英材相望講學之舍橫術櫛比亦且
慙置弗顧誰能向狉獉竇僰之鄉與之敵詩書說禮樂哉
惠君撫馬邊之日以土俗椎結裸體左言悍盤不文思鬯

士風以柔民氣乃集眾爰咨爲書院之修施受代去喻萬
二司馬先後醵金相地而板築興焉迨設君至規制粗大
即延師訓廸皆所以成君未竟之志也今君復來莅斯邦
童子竹馬而迎郭伋父老鳩杖而觀劉寵其遺愛在民也
如此君仍捐廉墳葺堂廡恢廓子弟莘莘絃誦比戶異日
者化行俗茂頤彥雲蒸白鳳才人兼邁半理碧雞主簿亦
号經神可繼文翁之飭厲不羨稚子之善誘也已

代勑修蓮峯書院碑記

昔濤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選吏開敏有才者遣詣
京師受業博士又修祀學宮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

由是大化蜀學比齊魯焉馬邊地居荒徼自乾隆四十六年通判魏君廷覲詳請設學文廟文昌宮洎奎文閣以次脩理獨書院闢如嘉慶十六年

制詔府州縣未有書院者悉令添設以廣教化時富平惠君署任朔實首公即以脩舉爲念集邦人士酌議已有崖畧矣旋受代去喻君曰泗繼之募眾經營以疾終罷十七年萬君春權篆捐俸百金爲倡共計醵金陵百餘兩遂券置城南丁姓地一區前對蓮峯遠去塵囂爲書院之基而貢生楊藝林等復捐山地一處計每歲獲租貳拾餘石以供膏火之費而規模粗立矣十八年設君林履任之次年

延請山長考取生童肄業其中復捐俸繕治房宇以馮勤
所捐瑪瑙塲店基及各鄉塲斗秤課息歲收租銀肆拾餘
兩撥入書院以助束脩膏火之資至二十年惠君重蒞斯
邑慨然曰是舉也余昔始之諸君踵之今余將觀厥成乎
又募金若干復置地以增益所需並捐廉改葺講堂廊廡
門壁墁聖采繪焉規制于是大備徃歲先大父璉友教於
茲美邑邦多英俊今旣得賢司馬爲之栽培更得明師爲
之誘掖獎勵以經術啟廸從此人文蔚起崇實黜浮匠成
翹秀鬱爲良材上膺廊廟之選下作里黨之式豈不懿與

大足縣脩棠香書院記

士人束髮受書動言學古問若者爲七經十一經若者爲七緯九緯十五緯則蒙然且若者爲大經若者爲中經小經則又茫然遑與之譚三皇內文四聖秘旨哉昔人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然則通經學人首事也今之士亦講經矣耳食宋人不根之談奉語錄爲寶符輒斥鄭康成爲庸妄孔穎達爲粗疏安知兩漢儒宗師友授受專門名家各有源淵不肯輕改師說如讖繫之一定不可易鑒三唐文人道士亦復擗鑽訓故通典函雅不同勦說如王勃之易發揅成伯璵之詩說薛仁貴之易解其顯箸也士不通經一旦筦政必坤會穿鑿病國殃民即發爲辭章必嵬璞

枝離讐言兜物豈非世道人心之害哉大足爲唐昌州地
歷宋元明洎國初時有登科第者究無卓聞之頤儒近數
十年來並鄉舉者絕響豈今昔土地之殊與抑以教化不
興士安樸塞靡所師承雖有資性穎敏者目不覩經史耳
不聞講授株守學究心如廢井聰明鋗蔽皓首無成良可
哀也邑舊有棠香書院前任和君隆峩所脩捐廉買田畝
亦有好義施入者每歲收租爲束脩之資然延師到館匝
月即歸虛糜金錢終歲曠業此文風所以日敝與余自六
月來署此篆值大比年土子赴秋賦念歲入甚渺以濟田
餘款錢八百餘緡歸入書院從此束脩優厚冀得堪經師

人師者以訓廸並給諸生膏火俾有激厲異日或有端士茂才出其間亦守土之幸願也遂飭齋長黃性周劉宏洲等脩理講堂書室整齊潔肅青衿絃誦于斯揖讓于斯變娛劃之習成鄒魯之風其尚勉副余期望哉

重脩瀘谿縣鶴城書院記

古人有言士不通經果不足用然則窮經之要其在于致用也謹矣式觀兩漢經師家法相授如丁寬之明易而知兵王吉之善詩而諷諫王延世之通禹貢而治河患劉更生之知鴻範而說蓄異雋不疑之熟春秋而斷疑獄非猶夫後世之繡槧悅而拾香草也瀘邑爲山國士習舊稱淳

樸余履任之日詢所謂書院則敗瓦殘椽風雨不蔽蕭然
傷之急以庫存罰銀囑傳林二生脩理之去時江之名而
顏曰鶴城紀實也時值大比諸生赴秋賤予亦以漕事晉
省比其反也歲聿云莫乃錄取生童若干名延教諭甘君
主講焉嗟呼以予之舟車南北必載書甚多屢爲弦唐子
所怪即一行作吏敲朴喧譁牒訴倥偬而此事不廢未必
仕優則學學優則仕蓋深思光陰易逝經術不明而尤媿
未能致治上理俾四境之內彊虢輸情善良安業盜賊屏
息陰陽協和是仍爲有體無用之學也諸生讀聖賢書抗
心希古力圖遠大而於制誥試帖之末反不能精此固猶

葉之風不如聚沙之雨毋亦因陋就簡不思淬厲以底于成乎願諸生勿憚粹掌之勞冀心之苦闡經苑啟史笥引之以道紃浴之以學海何遽不爲文囿之鳴鳳菽園之靈芝哉夫朱穆忘食而窺編公孫牧豕而習業黃霸請室而問難盧植戎服而談論前喆勤劬當不我欺今紀墳梓之竣功輒述儒林之選事以爲諸生勗尚其疆沒孟晉無弃髦予言是爲記

重脩大足縣龍王宮碑記

邑界榮昌永川銅梁安岳之間單椒小巔無高山之蘊蓄曲澗淺瀨無大川之匯疏土壤不爲膏沃糞種不爲劬錄

而歲多饑斂不虞饑饉民飽長鎗不愁旱暵者由雨澤之及時也嘉慶之二十一年女妓爲虐當康不來苗禾如焚泉澤胥竭農毗轂鍵咨嗟無年邑令趙君憫民之將毛食也禱于東門外之龍王宮冀得甘霖以蘇羣命旋即沛然合境荷神之嘉祝也丞相告語謀新厥廟以酬普淖趙君飭監生劉增爲首事募集眾貲恢廓靈環軒豁肸飭稱渥鬱焉余于戊寅之六月署篆斯土入其境火雲燒空野田龜坼詢諸父老不雨者六旬矣既事後即設壇步禱所多靡寧自陳無狀默祝有秋豐隆大出以將其苗地乃不赤天實至仁豈余誠之至誠能感哉邑之人宜何如豐融肸

鑾以仰禽神庥耶茲因劉生之請爲文而紀其靈應且爲迎神送神之曲以侑之其辭曰

神之來兮如雲洪曠舉兮飄翁風伯翼從兮雨師驩欣電母燭耀兮雷公盼礮薦肥豕兮旨酒芬雲黔斿兮蕭煙君神之去兮如乘商莘跳足兮焦明羽翛東海之童兮青驄驕阿香車推兮藥師瓶搖山之髮兮瞬不焦歲其有兮民歌且謡

游北山記

嘉慶歲己卯正月初五日余卸篆無事聞北山有佛灣瑚鑄法象儀態倣詭意或有殘碑斷碣沈龜于蔓草荒煙遂

往尋之出北門二里所路漸危聳有石燈古道似歷年無人行者又里所造山梟見峰巒層疊洞壑窈窕巨石拔起如樓屋鏤觀音彌陀金剛諸像甚奇壯山腹中開一縫路兩壁悉雕西竺諸佛尤甚精巧其巖左峭壁赤如霞駿即而眎之乃唐乾寧二年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都督昌州諸軍事守昌州刺史充昌書渝合四州都指揮靜南軍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韋君靖建寨之碑軍事判官將仕郎前守靜南縣令胡密篆文其文自後而前與梁相孔耽神祠碑同意其爲梵氏之學者雖有駁落大率可讀蓋以乾寧壬子歲春正月

于龍皇山建永昌寨碑言築城牆二十餘間建敵樓二百餘所又于寨內西

缺三字

翠壁鑿出金仙又言施

缺四字

舍廻

祿俸以建浮圖乃知天人諸像並白墻皆始於君靖也循

巖而北邃洞性后千百其狀所鏤天王菩薩羅漢亦千百

其形有乾寧三年四年造者有王建永平時造者天漢時

造者有孟知祥乾德時造者有孟昶明德廣政時造者有

宋咸平紹興乾道元祐大觀淳熙淳化嘉泰時造者一洞

甚至空濶就山刻碑形乃上柱國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懿簡公趙

瞻神道碑篆文者爲左朝散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

范祖禹書並篆額者爲左朝散郎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
府事蔡京字極秀媚饒勁挺之氣洞內外石壁刻古文孝
經二十二章字徑二寸許循巖再進有后壁巉削高十餘
丈刻文殊詣維摩問疾像像下截稍有磨泐旁題字均無
損蝕其佗游賞題名者或文字全存或僅存半不復覩縷
矣復沿山紓行至白墖寺墖建山椒高二百尺周圍廣六
十步切瀉靡雲飛鳥不到爾時埜煙漠漠暝色迷雅林樹
蒼茫畧辨邨舍俛眎城郭形如盤蛇乃緣石梯下于峰廻
路轉處鐫大佛二尊高與山肩雄偉不常下輿步行復有
石洞鐫山神像龜醜如村畧返署聽譙樓鼓聲已初更

矣

前游寶頂山記

久欲躡寶頂山巔尋幽探異間毗盧佛之遺蹤以牒訴倥
偬未暇捫壁旋因泮頤踰月路甚滑淖不復肅驂乃雷鼓
北巖宣陽排陰天乃嚙霽于十月十八日載塗焉出東門
十餘里漸折而北路漸艮坎將至寶頂山五里許有孤峯
斗絕在外鏽白衣觀音像上鏽小佛三尊縣崖覆之遠望
西北諸山如狻猊蹲踞伺攫行人及抵山隅路側有石屋
鏽林林央央然生廄堪當轉而東至山門門外大石池方
圓三畝許池中左側豎一碑碑左右石上有雙足跡大如

箕惜水深不得至碑所摩挲整襟入則石坊高峙橫書西
竺仙境四字循階上內爲韋馱殿再進即維摩殿像極莊
嚴令人祇竦再進爲觀音殿由維摩殿之右而行有大寶
樓閣即寶頂也內藏毗盧肉身閣三層以后砌成下層鑄
達摩中層爲迦葉上層釋迦周圍鑄經閒以佛像閣後石
壁下截鑄八字大如斗僅存末大寶樓閣四字由右側陟
石級而升高丈許爲平臺建石屋屋亦高丈餘自東壁抵
西壁長三十步後壁鑄小佛數盈萬凡柱梁棟桷罔非佛
者或向或背或坐或臥或行或立或曲膝或伸臂或瞑目
或歡笑或悲感靡不生動曲肖所執香花寶珠鉢鉢纓絡

之屬亦復精巧寡倫西壁多鑄女菩薩像東壁上鑄毗沙
天王像怒氣鬱勃陰森逼人旁鑄佛數百妙麗端嚴天人
俱足屋檐外左側有毗盧石庵左右壁外均鑄佛又鑄天
神彎弓拔劍禽祇極威猛之狀庵後壁外畫寶塔圖圖上
鑄佛橫書釋迦舍利寶塔禁中應現之圖十二字佛下畫
寶塔像旁刻嘉定十年僧道權記敍事雅潔有體庵前檐
橫刻毗盧庵三字庵之下有石洞內鑄佛像門前立二力
士手執杵鉞怒目可畏右后壁亦鑄二力士像狀復慈
良喜色可掬由觀音殿右出沿緣而上約十弓許爲聖壽
寺寺踞山頂巍峩宏敞老松幽篁宗生族攢殿中塑如來

上有樓木刻曉山和尚臥像俛眎羣峯羅列環拱如小兒
孫洵此山獨秀矣寺側石佛數十丘叢芳閒悉斷裂土人
云係張獻忠所毀東南小阜有白墳下狹上廣無頂土人
云國初時飛至瀘州爲鐵索鎔住不能飛來矣乃返禪堂
少憩出山門折而西百許步至佛灣縱觀右巖腰鑄猛虎
下山勢極奔逸折而東巖高百尺鑄金剛十尊三世佛三
尊各高五丈許有轉輪佛口銜金輪霞光萬道狀極雄偉
少進厯橫鑄寶頂山三字末署銜朝請大夫權尚書兵
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軍缺錄院官修纂杜孝嚴書下鑄
大佛尤爲奇特頂上圓光配輿于厓際再進則爲千手大

悲殿慤憫之懷溢于眉睫真鬼工也杜觀龜畫所不到稍
轉至巖曲鑄睡佛首大如屋身長九丈旁鑄弟子十餘向
佛若悲泣者又折而西至北巖爲九龍口有九龍口噴清
泉飛灑蓋壽始生之兒流于方池九曲入澗旁有孔雀明
王洞明王騎孔雀勢欲陵虛旁有毗盧閣像靜闇若有思
者再進則鑄佛牙六賊圖又鑄地獄變相鬼性紛沓暨兜
率天宮諸佛拈花微笑又雪嶺鷲崖釋迦苦鍊令觀者神
游其境復返至南巖之左沿崖而西凡鑄牛九頭牧童十
牛或齶草或飲水或跔臥或倚樹或仰首鳴或控勒不可
制其牧童或用力牽拽或擲鞭或倚石臥或坐石吹鑪或

延頸斜睨或相抱而戲乃楊次公得道牧牛事也山峯忽
危聳而起突出丈餘則爲圓覺洞有大獅雄踞洞口拳毛
斗尾恍惚吼聲洞甚黝黯上鑄觀音文殊普賢兩旁十二
尊者儀態妙眇匪復人間周圍及頂俱鑄巒嶺峯巒大海
波濤花鳥飛舞魚龍變幻聘盼者久之惟前巖上漏一綫
天光斜穿入洞乃辨諸像由獅子崖而西路徑逼仄鑄坐
佛巖際有若城者名魯班倉仍返自左巖口緣磴而登其
上平阿四徹建萬歲樓作八卦形簷拱翼嚮勢若飛動蓋
是山分南北二巖中爲深澗由澗底西行有大足川土人
云川亦有大足雙跡也嗟乎予行天下徧矣凡所登覽已

卷之三
極耳目之觀今至寶頂浩眺岩壑窮睇法象則擗舌而驚
曹能始曰寶頂寺者唐柳本尊學吳道子筆意環崖數里
鑿浮屠像奇譎幽恆古今所未有也噫信矣

後游寶頂山記

前此登寶頂按巖尋壑軒豁呈露坤媼不能秘奇矣而于
殘碑斷碣未能如正平之默記成誦心甚囁囁歲已卯正
月十六日呼蔡少尉爲再游之舉春陰日久黔雲冒岡水
滿野田泥沒人踝及抵山傾側繁廻下臨絕壑不啻歷七
十二絳之艱焉入禪房少坐歛酒二升步至後山巔聖壽
寺寺外樹石幢二其一署銜係翰林院纂修官平湖陸壠

纂敍山所原創及興廢之由其一則乾隆時邑令李德沈
潛等補修寺者返至毗盧庵後楣橫刻毗盧庵三字兩后
柱刻佛報恩缺國大孝釋迦佛十字庵下石洞橫刻迹后

池寶頂山六字登平臺至毗盧庵後壁刻畫寶塔圖圖上
畫佛橫書釋迦舍利寶塔禁中應現之圖十二字佛下畫
寶塔像兩旁刻北祝皇王隆曆算須彌壽量愈崇高國安
民泰息干戈宋順風調豐稼穡二十八字又寶塔圖左右
書釋迦如來涅槃至辛卯紹興四年得二千一百八十二
年又圖側刻紀一篇末云嘉定十年四月一日慶元府阿
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傳法臣僧道權謹書首敍嘉定八

年十一月有旨宣舍利寶塔入禁庭安奉塔錦堂焚香致
散嬪御侍臣及東宮屢見琉璃珠水晶珠真珠之異道權
爲贊其盛果也其文館閣體非山林衲子所能爲者后屋
左側有一碑額刻隸書唐柳本尊傳五字字極娟秀有曹
全碑氣韻碑文約二千餘字字極小澀澁不可讀不得時
代及篡者姓氏碑陰橫刻寶頂山常住田產碑八字文亦
磨泐右面正立一碑額刻恩榮聖壽寺記六字讀其文如
今之牒移體前半乃永樂十六年四月初十日蜀府長史
給住持惠妙告示一通中敍洪武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
長史陳南安奉令旨凡境內各寺皆禁樵採侵占仆碑寄

宿嚴加禁約也後半乃成化十年六月十三日蜀府長史
梁能安奉蜀王令旨著僧超禪住持焚獻並禁制民毋得
欺侵榜示一通中敍蜀獻王曾臨此寺見石像儼然殿宇
傾頽缺僧脩理令旨差百戶彭善新送本司惠妙住持以
超禪雖蒙府縣帖委未奉國恩難以護束也出至維摩殿
之右建大寶樓閣周遭皆刻佛經閣後后壁首刻勅賜聖
壽寺院等字下截磨泐又橫刻唐瑜伽部主摠抵王八字
下刻煥章閣學士字下磨泐次行刻昌州字下亦磨泐旁
刻文大半消蝕就其存字繹之乃係趙本尊智鳳事實也
未存承宣郎三字蓋知昌州副事判官席存著所作者下

橫刻八大字尙存大寶樓閣四字字大如箕旁有勅賜聖壽寺傳燈記碑明隆慶五年住持悟朝立碑陰刻寶頂山四字頌凡二十二句獨末二句六字係李開先作也開先康熙時舉人長壽籍遂至佛灣之左巖中閒刻三世佛上橫刻寶頂山三字末署銜云朝請大夫權尙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銜錄院官修撰杜孝嚴校孝嚴安岳人杜孟之子登慶元五年已未科曾從龍榜進士大佛腳側有一碑刻七絕一首末題云寶頂廻智宗刻石追孝心可取焉目成絕句立諸山阿笙鐘鱗甲事見坡詩謂爲神物呵護之意也署銜云朝散郎知昌州銅州事兼管內勸農

事

缺二

江宇文屹書屹雙流人崎之弟又有靈湫泉七

絕詩碑末署忠州刺史楚人戰符符斬人曾官南京戶部司務循崖轉至北巖所刻天竺諸佛地獄變相干儀萬態不可名狀其上刻云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凡數十處又刻云假使經百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亦數十處其佗所刻佛經無慮百數也至巖盡處隔澗見圓覺洞仍返至南巖之左崖口刻朝奉郎知潤州賜紫金魚袋楊次公得道牧牛頌十九字旁刻頌云突出欄中不奈何若無繩繩總由他力爭牽尚不回首只麼因循放者多無作者姓名想即次公俗

也次公名傑濡須人箸無爲集十五卷別集十卷官禮部郎平生好佛其成仙事蹟不詳沿崖皆刻牧牛狀態生活戴嵩之圖不能踰之入圓覺洞洞內右后壁刻南無大般若經南無大寶積經南無大華嚴經南無大涅槃經共二十四字字徑五寸凡四行又刻忠州刺史戰符題圓覺洞五律一首蓋用左壁康圭韻也末匾刻寶頂山三字字徑八寸筆極清健末刻云邛崐魏了翁書左后壁刻偈一首亦釋子語有意義者上橫刻寶嚴二字字徑二尺餘係隸書旁刻嶺南康圭五律一首題爲秋日同馮羅二齋長游圓覺寺末刻門生馮臣虞羅如綸八字下刻湖南黃朝記

十數語大約言其父爲重慶二尹渠構木爲洞門以蔽風雨也係正德時出洞而西有洪熙元年大足縣教諭江西鑄畊人之碑碑敍趙智鳳生於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五歲出家十六歲雲游還建聖壽本尊殿因名山曰寶頂聖壽本尊生於唐宣宗大中九年六月初五日出于桺瘦中州吏見之收爲子比長修苦行明宗賜其院額曰大轉至宋神宗熙寧間勅賜聖壽本尊智鳳持其教亦以是爲號也旁有康熙庚午歲大足縣令史彰碑碑言圓覺洞佛像爲魯班所造唐大中九年桺本尊出而重修宋嘉熙年趙本尊復爲建修元明香火震耀川東歲久大

悲像爲樹根侵裂毗盧洞爲猛虎拔木所損圓覺洞內石
鉢爲盜賊撬傷寺內正殿天堂暨僧廊山門俱遭火毀僧
性超募修之也仍返至山門尋所謂雙足跡者池中左側
樹一碑碑左右石上有雙足跡焉架木至碑所蹄跡乃永
樂丙午歲正月所立文大半磨滅尋其義禁居民毋得網
魚采菱藕也舊碑言昔時有亭覆石今無之矣復循跡兩
廊見明侍御曹瓊所作碑敍卯治癸亥秋僧錄義成完公
領捧內賜水蓮觀音畫像安置雁堂爲釋弟子供侍甲子
秋九月完公駐大足與邑官薦紳來游嘆以爲崖跡迥異
不在五臺補陀下也餘畢因搜藏經見數千函皆殘缺零

亂爲整理數寫命僧人于夏課之暇分類排次勿供閑憚
將來或不至散佚亦此游之力也時夜已半明月在天寂
無人聲鐘磬時作拊蒙疾書得詩二十首粘之僧壁爲異
曰雪泥鴻爪云

養素堂文集卷九

苦威張澍介侯

記三

多寶塔石記

多寶塔今呼白塔余登其巔乃知原名多寶塔也弟六層
佛龕內兩壁有嵌石左刻云敷文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
潼川府路兵馬都銓轄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叙州提
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文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
金魚袋馮今於昌州多寶塔內施錢四百貫文臣造弟六
層塔一級全用銀合內盛等嚴感應舍利一百二十粒安

於其中祈乞祿壽縣遠進道無魔眷屬安康子孫蕃衍盡此報身同生極樂紹興壬申歲仲春旦日脩壇化首任亮
乘石右刻云敷文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潼川府路兵馬
都銓轄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蘄州提舉學事兼管內
勸農使文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馮大學
年七十八歲男右承奉郎瀘南安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
馮覺男右廸功郎前成都府路提刑司幹辦公事馮覺年
三十歲以下皆子婦孫男女暨其子孫嫡母之名與年歲
也考大學南部人登景祐元年甲戌科張唐卿榜與蘇舜
欽鮮于侁青陽楷等同年官爲安撫茲非末秩而通志竟

無其名但載紹興時瀘南安撫使馮穀案穀幼喪父離母
寄養於人後官瀘求其母不得會誕日華丐聚乞署門外
內一瞽目老嫗曰吾兒生同今日若在老身不至流離如
此也家人入告穀進嫗問曰汝子生年月日能記憶否嫗
一一言之不爽又問曰身中有記否曰二子共胎連背而
生以刀分之一死一生生者脊有長痕穀下拜曰是吾
母也扶起薰沐焚香告天跪詒其目其目復明因建壇曰
報恩今在瀘州開福寺中皇穀爲安撫使在紹興時大學
爲景祐元年進士不應至紹興尚在又考遂寧志有馮覺
慶元五年已未會紹龍榜特奏名或即大學子而父子乃

異籍蜀人風俗向如此者蓋是壇原爲唐乾寧時韋君靖所建宋紹興時重脩馮安撫特捐錢脩第六級耳其化主則任亮其砌壇者則道人邢信道也亦見壇內石記

游馬湖記

筠之屏山縣爲季灤馬湖縣前灤僰道朱提二縣地僰道故僰侯國今爲宜賓朱提縣因山爲氏山出銀銅馬湖縣治有馬湖江爲金沙江之下流即若水又名瀘水諸葛公渡處在此非今之瀘州湖在縣治西一百七十里黃螂司南五里黃螂即灤之堂琅縣地一伯堂狼後人音訛轉爲黃螂謂其地出螂譌矣其山巖巖峩峩刺層霄即酈道

元所書高山也湖踞山巔袤三十餘里廣七里餘淵深莫測去大江二百里水與江流同消長日夕伯潮中有島嶼如螺髻石戴土可容四五百人俗謂之海包有海馬石水消則見者舊相傳有龍馬潛湖內亦謂之龍湖春時繫牝馬於湖側龍馬出與交則生神駒圖經晉明昇據蜀所獻明太祖之飛越峯即得於此湖或云得黔南之柳坑非此湖四圍皆巒崖峭壁一綫鳥道余於辛未歲冬十一月以公事赴雷波廳抵黃螂巡檢黃君省曾言陸行奇險不如汎湖便安乃乘舟時朔風正厲波濤震盪巨魚涌躍舟若鳬雁飛浪上日未映出湖至牛哖易驅入箐口剷寒林木

森密堅冰在樹厚寸許雪冒枝上風吹之斗出枝外寬四
五寸如馬蠶魚鱗然出山則天氣和煦如二月時也按南
中志朱提有大淵池水名千頃池西南二里有堂狼山多
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脈其道里千頃池即
馬湖也蜀都曉注朱提有靈池在縣南數十里周四十七
里靈池即千頃池疑當日朱提縣治在今平夷司故云縣
南數十里也所言廣狹微異想今昔變更耳嗟乎造物亦
太幻譎矣匡廬山頂有方池中橫大蟠水多白鷺朝那縣
高山有靈湫四時不涸風吹蘚入水輒有鳥銜去此皆余
所目睹者其所未見更不知幾何也

游涪翁洞記

涪翁洞在屏山縣東龍關后壁下黃魯直安置戎州時會游憩於此明萬曆閒銅興安邊同知汪京平治道塗洞遂破毀余宰縣之二年重脩龍關因游焉青壁萬尋鴻波奔激泊江濱步上崖隙入其中甚厖淺洞口有記駁落不可讀旁隸書刻曰挽士不能寸推去輒數尺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又云面前路須常令寬路徑窄則無容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下刻云右豫章黃太史詩康節邵先生語東漕舊有隸本奇特郡守臨邛黃申爲摹刻於涪翁洞側以增偉觀嘉定辛巳十月既望然余曾游宜賓涪翁谿船

有山山中分相去二丈所石壁刻挽士不數尺詩面前路
須常令寬語款云山谷老人書盡魯直戌戎州日書刻之
彌高崖又鐫南極老人無量壽佛八字大徑三尺餘廣如
之雄偉可喜殆是黃守以戎州刻移鐫於此也

重九日偕友人游南禪寺至玉皇觀登高記

鴻雁北來節逢九日簿書少暇選地登高城南三里有南
禪寺僉曰幽勝肅駕游焉梵宇荒涼禪窟廩庵不足鬯襟
惟門外松檜櫟楓頗堪延賞遂呼騶赴玉皇觀路漸曲仄
延緣而上約里許乃至茶飲少憩入三清洞瀏覽鑿空巖
石珊瑚法像非自然者撫視洞門石上刻淳熙戊申季夏

梁當之陳應辰鮮于東老何長文

缺二字

擇麌用若避暑於

此共二十九字缺二字下刻隸書二十字筆法甚雄傑乃
譙人曹偉卿公餘侍親游此爲慶元庚申冬至雪後三日
也側面刻楷書七十字乃知昌州陳伯彊饗其先考妣者
爲乾道己丑冬至日也循視洞門左刻楷書二十三字乃
申國呂元錫挈家尋仙追涼於此爲淳熙戊戌六月十三
日也尋仙下二字爲人鑿猶可辨出洞摸左右壁屋樑遮
擁甚黝黑囊火燭之得七律詩四首倡者爲左朝請大夫
知劍州筠州事張宗彥和者爲左朝請大夫
事何格非無歲月苟刻草書四行甚模糊諦視乃辛未初

冬鄧阜跋張何二公詩者知其詩作於淳熙五年六月十二日又旁刻呂元錫挈家登南山同少憩南禪寺所作詩下刻和韻詩署款處數十字極小不可辨仍循至右石壁有淳熙七年冬十月大足縣令何光震同教授王簿等官餞郡守王夢應刻石紀事者文凡六百二字刊缺者僅十三字旁有端平二年六月六日江原樊允季領客資陽王熙避暑於此凡三十二字數百年沿封藤覆之物一旦出於人閒喜極欲贋如獲百馮飭吏人撤木欄洗塵土揭以餉知好也遂登玉皇閣石像數十斷裂橫卧巒視閣外野煙籬樹時漏積陽孤鶩飛處白墳露尖緹田水滿皓同

積雪呼燈勦飲聯騎而歸濡墨伯記茲得二詩

代朱小裴明府石盆記

余鄉富山水虞衡所誌子厚所游逸情超拔霞外寄蹤疇
昔亦思觸岫延賞傾湖懷煙而羈於塵鞅向長笑人言念
翠巒悟衷何時拊帶自懶已頃棣園春嶼兩弟來簡云購
得巨石如盆狀廣袤七尺深二尺許可注石水中峙五峰
眞偉觀也嘗嘗怪奇韋好石甲乙第品何取氣核爲是斬
斬今斯石也方之到氏奇臚未知何似而辰秀浮清足以
官府風雲輸納波浪矣新楹適成寫書顏額度幾鑑此汪
汪思我叔度瞻彼巖巖儀我子與豈必效米顛哉抑汾隅

有言丘陵學山百川學海至不至分焉存之於畫搆又在觀者之會心也夫

登邠州石佛寺記

邠州二十里有石佛寺余數進來未之游今春三月將入都補官道經幽風閣下乃躡石級登焉覽舊碑謂此寺創於唐貞觀年州志載興工者鄂國公也其石佛像高八丈五尺有奇浩哉工乎當日亦甚勞民力矣原佛法以施舍因果爲說其心至於憫眾生苦難而淺者謂以象爲教逞逞廣造精舍以柴磨爲身頗黎爲眼珊瑚爲舌飾紺青之髮暨光明之拳龍蛇虎豹之區化爲金碧即謂之慧門而

佛遂俛首以寶珠與盜無乃妄之甚與夫三昧四禪五戒八空豈有異解要歸於清淨而已倘世之人不使六龍驚軫二鼠馳光即可以度愛河可以塞欲網豈非曇衢之巨燭苦海之慈航乎今則誕其金剛不壞積薪不焚薦以伊蒲飯以香積即能貫其宿辜是般若臺上真有陳文達矣簪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撤塑像空門之有識者尚不以土木爲事而儒者反或信之余平生不喜何充之佞佛亦不伯范縝之無佛論而犇走塵途煩惱殆甚思於婆羅樹下一蔭清涼詎必向苦行林中飽麣蜜哉然三獸渡河而喻有淺深吾甚鄙夫蕭瑀之聖之也試詰佛曰

子疲于津梁以身世爲妄是選佛不如選官也恐如毘羅
之石亦不能量龠迺然一笑登車而去宿旅次而爲之記

游玉泉院記

嘉慶庚申三月余自家將還京供職四月抵青門偶病肝
鬱友人朝邑王葵圃茂才言玉泉院邃幽清敞可避蹕曷
遷彼靜養疾當速痊余曰善乃於四月中旬轂車造山麓
稅於前院邀寧陰馬指撫伯雅其弟茂才仲循潼關劉瑞
符副貢湖北劉俠君上舍與葵圃同憇焉早睡初醒呼僮
啓胸則靈鳥仙蝶聯翩入房翔飛旋轉或止几上不畏人
良久乃去盥畢則烹茶於山蓀亭飲後則讀書於挹翠軒

正午則布幕於眺遠堂稍倦則卧於希夷洞夕則望月於
無憂樹前暇則入竹林觀飛鼯之翹翹熱則濯浴於玉女
泉泉源出西峯之玉女洗頭盆自山峽流入院後爲方池
鑿龍首水出龍口溢爲塘芙蓉叢生石船漫焉有時賦詩
則列坐其中入夜坐院清暑見星月皆大光照須眉畱地
下水聲琮琮然時或出後門望嶽見白雲縈山腰如帶轉
瞬則雷霆砰磕山上大雨山下仍驕陽也昕夕瀏覽病霍
然脫流連久駐不忍別去一日與俠君較射山門外有蒼
松四五株高皆五十餘丈北周時物也俠君曰君能挽彊
試射矢踰松頂信能射矣余以鏃矢射之箸於松首本入

寸許後七年自黔回里復入都徃游舊地見矢猶在松上
也遂追爲之記

游寧山記

爾雅釋山河南嶧周孔職方河南豫州山鎮曰嶧山是殷
周時嶧屬豫雍州之鎮則曰嶧卽汎之吳嶧也嶧今爲秦
望余往來京師至嶧陰縣遙望三峯未嘗一登陟也嘉慶
庚申四月養疴玉泉院在山之麓時欲登椒而憚其峻恐
發昌黎之慟遲回者久之屆五月敵蒸擬到落雁峯游暑
劉瑞符副貢王葵圃茂才謂余有濟勝具懲惡之乃儲肉
脯糗樽酒米以十六日戒塗踰布鞋踝上纏膝頭戴笠腰

繫布二丈許俾人挽曳行四十里至青柯坪宿焉夜靜時
聞鳥聲泉響步廣庭星縣樹杪銀河挂檐際月大如盤金
波欲瀉信靈境也詰朝路險不能緯綏步行徑蓋峭歷百
尺嶂千尺嶂蒼龍嶺鐵繩直挂攀之而上隨長短皆可受
趾幽窟深壑窪不見底水激石爲雷霆風入松俗江濤蓋
凜凜乎眩欲顛也洎上南峯回睇西峯仙掌赤壁霞駿高
擎九霄想見巨靈赑屭之烈鄙道士延駐精廬月上觀諸
穹碑不火而明次日至玉女洗頭盆無所謂十丈蓮萼而
清流涓涓直奔巖下因與諸友詫山之奇道士曰此不足
奇也於東方未明看東海出日乃大奇余喜甚五鼓初即

披衣催諸友起急登山巔見日初出大於車輪皓紺赤色
少選則漸紅珠如毬數十百起於日下跳躍不定久之海
水瀆涌日紅如焉支又久之日漸黃毬珠隱沒遠邨雞亂
鳴天乃曉返寓道士爲煮酒呼僮磨墨伸紙欲作觀日篇
未成擲去早食後即下山仍憩青柯坪夜太雨迅雷起屋
上棟梁震搖令人驚悟次晨晴霽瀾闊水聲盈耳古樹翠
色滴人衣裾返至玉泉院日已曛莫得詩三十首按漢官
儀言泰山高四十里鄭璞言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三百
步明人張五典疑其誕以竹竿量之高三百六十八丈三
尺四寸折步七百三十六步六分八釐平高共積五千一

百二十步有奇實高一十四里零八十餘步耳若嶧山三
秦記言不知其高幾千仞如半天之雲山海經言削成而
四方高五千仞惄未有量之者

游平山堂記

余游平山堂者數數矣丙寅歲同揚州太守張君文靖看
重臺之蓮丁卯歲同渭源大令王君保澄拜閻部之墓戊
辰歲偕朱觀察涂吳庶子鼐痛飲於倚虹園己巳歲偕陳
明府杰張布衣徵鬥韻於詠詩樓余時池臺駛駛亭榭藻
綉萼木蔥蒨牆帆絡繹游女婉孌靚粧照水士夫姚偉歌
吹沸雲尋老灘之釣臺拜太傅之祠宇簡察職之舊巷弔

雷塘之荒墳攀蕃釐之瓊華買蛇市之蛟布逸興遄飛粹
腳不倦今之游也與黃農都兩田錢大使壽曾同汎舟焉
墻垣淪褫竹樹蘚萃壁黏蝟殼階封蘚浩柳灣之綠波不
漲桃塢之草莽已穠廿四橋之笙簫蘭寂萬松嶺之梅株
摧殘但聞韁閣閣而求廩鳥秋秋以覓蟲風蕭瑟而媵涼
日埃鬱以戢景爲淒感者久之次日與俞陶泉都轉飲次
言之陶泉曰余終日籌鹽筴未嘗一商津也余曰某昔日
之游逢其盛今茲之游際其衰人世滄桑有如此者不可
以無記

游金山記

嘉慶己巳歲余在都候選兩江總督百菊齋先生奏請赴
李家樓河工効用時尚未動工座至支達舉師督學江蘇
書來招至常州府校文試畢將赴揚州舟抵京江大風濤
遠舉師憲戒榜人勿渡亭午風稍定余勸師登金山師難
之同門諸友咸慇懃之乃汎舟至山麓登焉山胛鑄江天
一覽四字明巡撫胡續宗所書吾秦人也直至妙高峯少
憩煎第一泉瀹茶飲之望翠堵坡卓大雲霄和上延入禪
室出蘇東坡玉帶置几上令展視曰此蘇老先生所畱鎮
山門物也師微笑曰蘇老先生爲蘇學士耶和上曰非也
是蘇東坡諸友皆笑余目諸友出相與依危欄看江江四

面圍繞波濤山根勢若浮動舊說名浮玉山唐時裴頭陀
開山得金賜名金山或曰明皇改之然山海經云浮玉之
山北望具區則山在具區南非金山明矣遙睇江心亂石
間有叢薄雜籬棲集問之諸友咸曰鄙璞墓余曰晉書鄙
璞傳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人以近水
爲言璞曰當即爲陸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據
史文謂去水百步許不在大江中且當時即沙漲暨陽即
今江陰不在江口又所葬者璞母而非璞也璞墓在江寧
牛首湖中王敲開視惟有短杖膝琴子鑑乞收琴杖葬之
南史謂宋孝帝浚牛首湖習水創得璞墓遷葬之諸友曰

世之妄傳多類此正笑語閒師呼僕從還舟是夕余偕四
詩勺師及諸友和之次晨乃渡江憶丙寅歲余來南由蘇
州至丹徒邑令靳君金鼎延津人爲同門生在都中相識
訪之靳君以余船小爲換大舡日夕乘風泊金山下挽衣
荷笠而上造其巔洪稚存太史在焉余問前輩何在此幾
時來洪曰余寓此游署已月餘矣君何往余曰將赴江寧
洪曰今夕須痛飲狂歌呼風喝月醉則跳江波中尋鄙景
純較戶之大小耳余笑曰前輩興固豪醉則可何必求死
洪曰君愚死乎余曰澍不畏死恐奇相不受前輩耳相與
奉腹笑銜杯疇復疇咸茗芋魁則若禾柔低昂磨墨伸紙

伯金山頂放歌畢各睡去詰旦洪前輩送余至舟時風正怒遂揚帆去此游較後游勝遂忘記之

游焦山記

余隨遠舉師校泰州畢將謁百制軍師于金陵仍自瓜步洲出時十月江風寥落朔雁鳴空問榜人此去焦山幾許榜人曰過設家洲十餘里即是遂張帆往至山麓亂石紛回中有平階拾級上東有長廊十數楹歷人勝坊平臺廣數丈再進則焦山寺殿後有軒設古鼎傳爲周景王時物無款識可辨尋磴至松蓼閣少憩壁上楊椒山先生所題絕句楊子懷人渡楊子椒山無意合焦山石刻尚在倚徙

山瞻望大海波濤浩淼回顧金山煙樹迷離不辨遂循山之西由曲磴下及江濱訪瘞鶴銘已崩摧於鴻波中過三詔洞孔孝然像得絕句云先生何避世有夢到羲皇儀頌誰鬢髮初安遼海旁尚欲瀏覽而瀆陽栖岫乃回舟檝京口惜未攜酒來畱宿痛飲山梟夜中聽江聲陶月色也爲悵然久之

游西湖記

嘉慶丁卯之二月二十九日舟至嘉興訪錢心梧於秋涇橋詰朝偕謁漆林先師墓淒咽良久晚到祿里街觀先師舊宅後嗣彫靄尤爲悲惻次日恬齋同年來同游鷺鷺湖

即聞人滋所記南湖也中央有煙雨樓風力甚勁船簸揚
心梧懇余笑曰子南人尚畏水豈能如予之汎洞庭湖耶
次日邀陳妙士同年賦南如上舍心梧恬齋游御萼園晴
雲罨靄芳草蘚靡雜萼栖樹曉鳥呼人頓起羈思牕外蒲
帆隱見一半漁歌欸乃與榔相和趨飲於馬氏晤香室蘭
芬馥郁鼻觀亦香次日遂約爲西湖之游越再宿抵杭寓
昭慶寺心梧赴黃湖余偕其妻兄陳太學步湖邊登保俶
塔歷萼神廟岳鄂王祠見翁覃谿先生所題銅齋詩石刻
齋爲王孫珂所鑄以祀王者乃踏蘇隄自隄歸次日入城
訪許周生同年張望渠大令章子卿大使次日陟城隍山

卽吳山也觀錢塘江江波黃濁征帆杳杳如在雲際次日
心梧同同至金沙港繁華爛漫落紅滿地少選移舟至西
北岸入靈隱寺古木輪囷脩竹檀欒細流鑊沙游魚可數
途抵九里松甚熱緩緩踏莎行約十里許渡橋橋西北奇
峯突兀瓊瑤萬狀則飛來峯也周遭佛像元僧楊璉真伽
所鐫者峯卽越紐書之龜山吳越春秋之怪山本琅邪東
蒼山一夕移此故名飛來傍卽冷泉亭濯手泉邊寒沁肌
骨唐右司郎中河南元冀作此亭或謂卽郡守相里造之
虛白亭僕射韓高之侯仙亭庶子裴唐棣之觀風亭給事
盧元輔之見山亭遺阤也次日欲游韜光寺看竹不果乃

游天竺路畔多殮體人乞錢見之酸鼻至則煙氣薰灼不可耐急返舟中至小有天園登南屏山觀司馬溫公磨崖刻易家人卦記禮樂君子斯須不可去身一節又君子素其伎而行一段入淨慈寺僧小顚貽之詩集出仰雷峯塔頗巨壯輒多積落此時已夕照矣舟至白雲菴境地清閑游人稀少登樓遐眺水上綠煙風吹乍散荷藻如絲隨波蕩漾亦足喜也至錢荅肅祠東廡峙蘇文忠表忠觀碑遂回寓次日汎舟至蘇自二公祠又移南岸謁于少保祠祠去湖岸可三里許祠額曰旌忠步幽徑而出竹樹蒼翠映人衣裾蕩舟至小孤山尋林和靖墓元時爲僧掘發棺

有端研玉簪各一枚今墓不知何處但草綠山青耳放鶴亭暨穹碑刻鮑明遠舞鶴賦趙吳興所書山在水際大呼笑則岸山響禽因至六一泉泉上泥草糾結水不清測石壁百尺多鐫詩句還至聖因寺登望湖樓匾曰吳越翰經樓阮芸臺撫角師所建也詰纏精舍在其後旁爲第一樓亂雅飛噪弓月桂林杪乃歸次日爲初十日余欲歸許周生張堃渠章子卿各畱飲一日日在醉鄉不復游迨十五日乃返構李仍買舟赴長興與心梧抗手而別

兜觥歸趙記代陸心蘭方伯

當明之神廟江陵秉成勝算老謀海內殷富迨奪情起復

羣賢交攻論者多咎士大夫過激昧爲國愛才之義余則以爲身居墨經妄附從戎墜先王禮蹈宰我愆諸君子之彈章疊上所以勉子孝即所以厲臣忠而小儒過爲訾議何哉時則常熟趙文毅公亦疏劾之受廷杖出國門許文穆方爲庶子鐫咒觥贈行文毅旣沒其觥傳於黃端伯陳潛夫章藻功何鰱音諸人後歸曲阜顏衡齋文毅五世孫者庭於江西學使翁覃谿官詹許見拓本泣然乞翁爲文致顏氏謀易之觥卒歸趙今懷來心如明府弆藏之來謁時皇家刻兕觥歸趙詩文一冊且求爲記余觀伊古鑑臣篤棐直亮有所論列奮不顧身逆鱗蹈刃百折不回幸而

寤主明良相慶懼無矜色不幸遭誅或加寢逐甘飴受之
毫無憤懣未聞張綱畱輪以示後辛毗藏裾以炫人然嘗
檻而念朱雲洗衣而思嵇紹覩物繫懷烏能已已然則忠
臣之身騎箕尾氣侔山河而遺物遂壽比金石珍侔鼎彝
亦理之常無足怪者今夫因达所以大者忠也因生所以
盡者孝也文毅公旣削職歸藏其膾肉示子孫而中允公
於崇禎朝復劾楊嗣昌之奪情其疏有曰人才所以不振
正由愛功名薄忠孝致之又曰臣祖用賢首論故相奪情
幾斃杖下臣敢背家學負明主坐視綱常掃地哉嗚乎可
不謂世篤忠貞乎而者庭之慙慙舊物跋涉閑關期於必

得以永先澤亦可謂孝思不匱矣今心如牧民伯父母其
蓋孟晉以續先世之業哉

張雲麓明府寧遠宗祠碑記

式觀前古治化淳懿世風樸屬在上啟本俗之教里巷循
收族之經以故其時孝友姻睦萃而弗睽歲時合其食吉
凶通其財葛藟無傷角弓不佞性秉滯穗利且及於寡婦
自宗法不行俗趨殘薄舉牢嬖積各媿其私相怨一方罔
罔任恤而瓶罍交恥泉池枯竭甚至杖彗瓢櫈之色加於
父母嗟乎本之不固枝將就萎蒿之不沃光必不燭即使
俸躋膾仕耄薦豐潔麗牲牷毛鼎之俎之鬼神其吐此有

護松築茅屋引泉流蔬圃服我先疇食我舊德鳩我宗族保我廬區庶幾兩世之艱辛永述遵而不廢在省廳蒙箸書結宅於故鄉之壠畝周變精易負畚於先人之草廬一山之守此墅也合軌往詣無忝所生豈徒衍相臺惺史之傳紹梁州美農之俗哉澍旣爲記復系之詩曰灔江之南先墅在焉父菴子播乃成良田用遺後嗣有幹有年豈無傭者不如我先江天未曉風雨淒然伯苦敢辭洪糜牛牽兩踝入水踏破蒼烟歲其有矣羞膳豐韞伊何人哉古之懿賢予言不啻觀櫻衫篇一山有棕衫溼詩述兩封翁之力田也

寓廬蓀菊記

歲在焉逢涒歎張子待銓都門下榻錢衍后侍御許雙丸
屢易兩鬢頭華榮落驚心慨慷拊髀況乎秋之爲氣潭壑
悲墳壯不如人功名薪積匏瓜天上繫莫濟川苜蓿盤中
飛難食肉招我叢桂欲向山棲懷人蒹葭空望水沚愁因
酒而轉劇倦把書而無聊門有擔菊呼而市之略得百本
列於階除綠葉紫莖紅芷青穎倭遲老圃之想髡弟東籬
之觀庶色侵衣鬱香歛鼻於是繙正則之辭展致能之謐
插廁光而顛舞傾浮蟻以狂歌天識旅情返冰魄而倚影
人畏秋瘦吸溼露以晚顏豈非散愁之禁方延齡之珍劑
乎嗟夫光陰激矢天地遼廬蘭以芳殘芝因秀折空辜九

日誰是百年滿堂美人雖目成而不識盈耳妖曲卽梁繞
而終停何若琰或寒華終古無絕煌煌翠蒂晚節獨留故
國松筠不繁化蝶之夢滿城風雨竟斷催租之人耶回憶
鶯嘲亭前在黔之遙義縣署天涯后畔成都坊名余曾百畝稅亦
千叢遠性風疏逸情霜傲婆婆偶寄躑躅長畱憐小草之
救時埽秋蘿而無迹今則久荒三徑猶折元亮之腰空說
兩闌欲湔杜陵之淚心蓬閉塞肘桺支離未免不採之傷
那禁背明之感所幸節到重陽間消災於桓景鉏來一束
求助術於彭箋葛三能仙莫嫌薏亂歐九不學尚戲金瓢
亦足炫張仲之蓬蒿盈陶令之把握供成公之嘉頌入嵇

舍之麗銘何必百蟲將餉極楚望於女几覆羹太尉致甘
谷之酈泉哉贊之侍御寧其然乎

寓瞻園記

辛卯春季舟泊金陵同識陸君瞻園舍我時則風光駘盪
日色暄妍嬌鳥弄暎濃芳吐蘂亂紅鋪地眾綠掃天階后
學山方池築鏡樓臺高下亭榭參差偃蓋擎松籜龍抽竹
緣階碧草襯我芒鞋繞鄙青山入我襟襫肆胸天小澀浪
地平光景流連信可樂也乃有園丁鉏菜奴子摘蔬渝茶
品泉磨墨試研棲頭掘邃樹根讀書清脆鴿鈴雲端風送
甘甜蜂蜜檐際日烘壁透蛇醫衝破蛛網牆抱雀糞糞污

蝎涎飛虎擎蠅小雞啄蟻蠅蠍冠蚨翠碧銜魚靜觀得之
良亦鵠爾時或廣庭久坐曲檻旁依蟾蜍月來皓喻星上
清見眉髮涼襲衣裳烏鵲獨飛蛩蟹自語銀河耿耿欲汎
仙查玉闕迢迢冀聽羽曲麗譙鼓緊砥室鐙明鄭酒百杯
說狐設虎爇香一炷僂佛證仙僕倦牀容劬聞櫟大笑
揖別明日重來又或拭几觀書開櫳評画閣都楹語觀史
對經
心蘭出所藏史道鄰先生所書斗酒繼觀廿一史爐香靜對十三經聯語見示新建芳儀拊膺抱鄰
又出王陽明先生真容係劉念臺先生所題葉拱而起景仰良殷彼狗苟蠅營徒爲順涿狐神鼠聖自覺顛狂白眼頻望青萍欲
所王戎儉父賈李鑽核祖約贊人掩幔持籌殊爲赧顏不

足置齒也嗟乎光陰逆旅天地剝觚奸權塵埃聖賢日月
何論軒綂乃壽旗幢況以腐儒又同寰子療飢煮字撥磽
吟詩氣總陵雲朋乃墮雨精消燭蒼貧甚黔婁反裘負薪
遺金不拾拂龜端筭卜居何期詰且張帆便爲陳迹佗年
伯夔何異蘧廬倚裝操瓠用紀鴻爪云爾